腰带变形记

姚 霏

上个月，带着孩子去新加坡度假。临行前，妈妈塞给我几根细长带子。仔细一瞧，是几条旧连衣裙的腰带。我问带这个干嘛？她说肯定用得到，并详细告知了使用方法。我嘴里连声说知道，心里却无比怀疑。2月份的新加坡闷热难当，动辄汗如雨下，加之是雨季，阵雨往往突如其来。不消两天，三个人的脏衣服就堆了起来。最初，我们住在没有阳台的宾馆，晾晒衣服的空间有限。于是，我根据妈妈传授的秘笈，先用衣架晾上一件上衣挂在浴帘杆上，然后在衣架挂钩处绑一根腰带，让其垂至衣服的三分之二处打一个结，第二个衣架就可以挂在腰带上，形成垂直晾晒的效果，节省了不少空间。后来，我们搬至一处有阳台的宾馆。在阳台一角，三根腰带连接成的长绳形成了一个晾晒空间。我还刻意在腰带的不同位置多打了几个结，让衣架的挂钩穿结而过，解决了滑动问题，顺便还让三岁的女儿多了一个打绳结的小游戏。

妈妈善于“变废为宝”。新买的马克杯没有盖子。妈妈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罐装零食的塑料盖，大大小小、红红绿绿，总有一款适合你；女儿的抽屉乱哄哄。妈妈拿出各种尺寸规格的铁盒、纸盒，瞬间帮她收纳得当。仔细一看，都是我们扔在一边的月饼盒、饼干盒。而妈妈对淘汰衣物的利用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各种瘦了短了过时了的衣服，到妈妈手里，不出几个小时，就能改头换面、重出江湖。实在“改”不了的就“捐”。十几年前，妈妈就加入了旧衣捐献的行列。那时的年末，居委会鼓励居民将旧衣物捐给贫困山区的家庭。后来，小区门口的“熊猫”也备受妈妈青睐。一些无法改制又品相完好的大衣、羽绒服就进了“熊猫”的肚皮。若是一些品相不好的衣物，妈妈就让它们改换功能。那个没有防尘罩的年代，讲究的妈妈将各种不穿的衬衣罩在大衣外，充当“布式防尘罩”。再不济，就把纽扣、拉链、花边、腰带拆下来，为下一次创作积累素材。余下的大块厚布料可以做踏垫，大块棉布料可以做抹布。小块的也不能随意丢弃，大扫除的时候可以擦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

我曾不止一次计划为妈妈的这些发明创造和优良传统“著书立传”，妈妈总是摇摇头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上海人，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是啊！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上海姑娘小伙们用“物尽其用”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生活智慧，也表达对自然资源和文明成果的尊重。而在这个物质丰富的年代，我们习惯了“买”而不是“改”。浪费金钱的同时，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是对环境的潜在破坏。物尽其用，多用心审视你身边的物品，将其改造成你所需要的样子。这不仅是创造力的体现，更是对待世界应有的态度。于是，我瞒着妈妈偷偷写下这篇文章，想象着她看到后大叫：“哎呀！这种‘做人家’的事情说出去干嘛？难为情哦！”我想，这到底是不是难为情的事还真不一定。

凯撒的文韬武略

张广智

大凡读过小说《基督山伯爵》的人，忘不了作家大仲马在第三十七章中描写的一个情节：子夜时分，罗马城外。在皎洁的月光下，映照出荆棘与乱石堆里的一座陵墓，只见墓内过道一片黑暗，走了进去，几束暗淡的光芒在摇曳跳跃着，照亮了一个奇特的场景：一个人坐着，一只胳膊支在石墩上，背对着拱廊在读着一本书，他读得那样聚精会神，以致当有人进来时，竟没有听到脚步声。接下来的对话是——来客问：“很想知道您在读什么大作？”那人答：“《凯撒回忆录》（现通译为《高卢战记》）。”少顷，那人补充说：“这是我特别爱读的书。”

这里的凯撒，说的是那位驰骋在古罗马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那人”即指小说中的绑匪头目路易吉·万帕。令人惊诧的是，绑匪不在墓内读读《盗宝记》之类的书以汲取窃物之法，而偏偏对这样一部西方古典史学名著感兴趣，想想这个外国“雅盗”真有点意思。

是的，正是这部影响后世深远的《高卢战记》，奠定了凯撒作为罗马共和时代一流史家的历史地位，凯撒的“文韬”，的确充分体现在此书所显示的史才中。他善叙事，有最流畅和最雅致的文笔，获得了同时代著名文学家西塞罗的激赏，称“此书一清如水，简明扼要，朴质自然，令人赏心悦目，这恍如天生丽质，无需衣饰增美。”事实上，凯撒的著作历来被视为拉丁文的范本，百读不厌。他采用高明的笔法，用第三人称，寓功过是非于客观冷静的叙述之中，委婉、曲折地回击了政敌对他的恶意污蔑与攻击，以此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目的，这正是凯撒的过人之处，这也是智者的选择。他的《高卢战记》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好评，又受到了后世大众的喜爱，作为一名史家，他成功了！

凯撒的“文韬”确实不凡，倘说到“武略”，那就更是了得。在罗马共和晚期“前三头”中，论资财他不及克拉苏，论权势他不如庞培，但他经征战高卢八年的历练，战功昭著，又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且效忠于他自己的军队，正蓄势待发。公元前49年1月10日，他挟高卢战功之威风，挥师南下，直逼北意卢比孔河。先头部队13军团，行动迅速，已至河边，忽得令就地扎营休整，等待他的号令。作为一个智者，他指挥果断而不莽撞，他行动迅速而不慌乱，在众人面前，凯撒显得格外沉着、自信而又淡定。待大部队出发后，他沐浴更衣，出席宴会，同客人们聊天，直至太阳快要落山时，才与随从乘一辆马车，沿着曲折的小道，星夜赶路，追上先头部队，最终在卢比孔河岸边会合。下得车来，他沿河岸，不断地来回行走，看着河面，听着河水潺潺。是什么阻挡他渡过卢比孔河，是前有重兵阻击，还是渡河艰难？都不是。那么，一向行动迅速、指挥果断的凯撒，此刻还在犹豫什么呢？他深知，率军渡过这条界河（在高卢与意大利本土之间）就等于挑起了内战，但返回又等于向对手投降。他沉思良久，何去何从？这是前进中的回望。其时，凯撒遥望着河对岸，缓慢而又坚定地说道：“骰子投下了！”随即，他就毅然下令渡河，率部向着罗马进军，最终战胜了所有对手，成为罗马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并荣膺“祖国之父”的尊号，自此古罗马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作为一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也成功了！

凯撒渡过卢比孔河，此事发生距今久远矣。千百年来，人们却用“渡过卢比孔河”来指代对任何重大事件的抉择，并启示我们，凡事成功与否，既应具破釜沉舟的决心和信念，也应有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的谋略和睿智。

春风有信 （中国画） 沈嘉禄

最后的净土

刘 蔚

傍晚，看完丹巴的甲居藏寨，便沿着盘山公路向景区大门口方向走去。迎面远远地走来一位藏族老太太，正好进入我的相机镜头，我觉得她和盘山公路以及远处山坡上藏寨牛角型的楼房构成了不错的画面，于是按下了快门。老太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走近些后对我说：“不要照了。”我急忙搪塞道：“我照的是前面的山。”

去年的川西南之旅，自亚丁、稻城、康定、丹巴、泸定一路走来，每每沉醉于川藏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风情，但也看到，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入与旅游业的开发，这里的人们也懂得了利益交换，与原先传说中的“世间最后一块净土”、“衣冠简朴古风存”产生了差距。比如，许多公路沿线汽车休息区的厕所门口，大都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藏族老人，向如厕的乘客收取一块钱的费用。那天，我进入甲居藏寨的农家参观拍照，也是向女主人付了钱的。拍完照坐在农家院里休息，与女主人聊天，她客客气气地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丹巴县城的宾馆。她说那里贵啊，她们家有卫生间、管早饭，只收100元。我明白这是在揽生意，便笑笑回应我已在县城住下，明早就走了。

在稻城回到康定的长途大巴上，认识了一位天津游客。聊起亚丁稻城的见闻，他说过去这里的人民风淳朴、热情豪爽，如果你住到藏胞家里，不会收你的钱。这就是净土，这就是世外桃源。所谓净土，是没有金钱交易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最后的净土没有了。他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我觉得，藏族同胞也有追求幸福与物质丰裕的天然权利。难道只许别人过好日子，他们就不能运用自己的优势与资源去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所谓净土和桃花源，可能更多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我们不能只求看风景的人丰衣足食，而生活在风景中的人却忍饥受寒。那是一种虚伪的逻辑。

让我欣慰的是，此番旅行，沿途接触到的藏胞，绝大多数依然热情友善。康定的南无寺，始建于北宋年间的跑马山上，初为红教寺庙，明末清初毁于战火。后迁址于如今的城南竹觉岗半山腰。我寻访到此，寺庙正重修中。两位参加修建的藏胞见我在写微信，好奇地过来看。我便把用手机拍的川藏风光照片一张张点给他们看，将微信文字读出来，他们朴实的脸庞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还称赞写得好。在康定市中心的安觉寺，一位拜佛的藏族老太太听说我来自上海，便爽快地与我聊了起来。我说您老人家啥时去上海看看。她说我老了，走不动了，但你们年轻人要多走动，藏族汉族是一家人。我说，老太太您讲得太好了，汉藏同胞是兄弟。老太太激动地伸出右手，先是五指张开，然后又握紧，说五个手指散开了不好，握紧拳头才有力。藏族汉族是一个妈妈生的儿子女儿，要团结，全国人民都是一家人。

这位老太太的话言犹在耳，是我此行收获的最大的正能量。

病中吟

齐 梵

老去多悲徒自怜，
轻寒夜枕苦无眠。
三冬羁束曾为鬼，
一旦逍遥几欲仙。
劫后生存吾已忝，
春余问旧几人全？
飞帆倏忽过千里，
再把余年当百年。

夜光杯

杏花春雨江南

玉玲珑

最喜午后的这段静谧安然，什么都不去做，有一些落没，有一些寡欢，由不得便有一丝深情起来。

天是阴的，平添了几分清寒，清寒侧侧剪剪风，这风也不似昨日般温煦，春天就是这样，让人烦恼，已入了仲春，天还是这般让人捉摸不定。

又不是一味的阴，有一抹苍白的日色隐于云层中，隔一会儿又不见了，又不像要下雨，果真要是下雨了，那倒真应了沾衣欲湿，杏花雨润了，衬着那一抹靛青的天，仿佛隐隐约约便有清幽的笛音传来，带着一丝深凉，在润湿的空气中，徘徊不去，极飘渺的样子。

也不知是何人栽下的一株杏树，这几日开得正好。

那日瞧见了竟兀自呆了一回，我想起一句诗，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我对人事不大关心，倒是对周围的草木之事向来留意。后街谁家门前的那株梨树，还未玉雪盈门，待到梨花满地，重门深锁，我自会前去扣门。

前方驿路边的那一枝孤馆寒梅，自从它过了气，我已是很久不去看它，可知我有时也是个绝情的人。

现下只是一株孑然的杏花。孑然的好，一株清简，反而动人。却开出了一树的烂漫，虽则开得烂漫，却始终保有一丝矜持，粉白绯红，于清丽中不失婉转风流，又不至于太过浓烈，倒有一丝深情隐匿其中。

不似桃花，桃花开得放纵，开得灼灼，生生逼得你落泪，我知道我有一日是要为桃花作传的。也不似玉兰，玉兰辛夷是有静气的，不着一丝烟火之气的沉静，无论是开在深山空谷，还是红尘陌上。而樱花，始终具有一种毁灭性的极致绚烂跟颓靡，亦不太喜。

倒是杏花，既天真烂漫又深情惘然，一副温良有度的姿态，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忽然就很喜欢起来。

若是再沾染些微雨，杏花春雨，烟柳深巷。

一定是要在多情的江南，烟雨朦胧的三月。

小楼之上，听了一夜的春雨尚在廊檐前嘀嗒，窗前的那株新柳笼上了一层轻烟，垂下帘栊，有燕子在细雨中斜飞而过。

苔痕深浓，绿意映入阶前，青石板上的足音袅袅，悠长的深巷，卖杏花的姑娘，那一份雨落杏疏，清颜不改，更添妩媚风致，直叫人怜惜，却不致颓靡，高楼之上便隐约有薄而凉的笛音传来，声声清寒……

杏花春雨江南。不知春雨何至，此处不是江南。

德术兼行中医路

薛 征

王烈教授，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儿科专业，后转习中医，从医执教60余载，有“中国小儿王”之称。王老虽是西医出身却是彻头彻尾的“中医信徒”、“中医派”。我在2013年因为上海市中医药领军人才培养项目，经导师虞坚尔教授推荐拜王老为师。

与先生谋面之前，曾因编写中西医结合儿科研究生教材样稿，在“小儿肺炎”这一章节时想引用一篇先生早年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肺炎的医案，咨询其嫡传弟子孙丽平主任，告知目前先生临证使用均为中药，以西参中不是他的风格！

第一天跟师抄方，连续接诊了几个发热患儿，先生开具“清感方”加减以退热驱邪，凭我以往经验，中药对于病毒感染引起发热的疗效优于细菌感染，便问先生：“不论细菌还是病毒感染，您都只用中药吗？”先生神色肃然，反问道：“以前老祖宗治病知道什么是细菌，什么是病毒吗？你这是西医思维！”随后先生问周围的患儿家长：“你们都是我的老病人，我给你们哪位开过化验检查？”大家都摇头。此后我细观先生诊病，均凭借中医四诊对症下药。

诊疗结束，先生与我同行，语重心长：“作为中医医生，要立足中医思维，西医西药在救死扶伤方面立了大功，但不能因此泯灭我们中医的功效，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要好好继承，尤其是你们这些经历过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掌握现代的技术和手段，却丢了我们最本质的东西，西医的检查手段、急救措施很好，但要学会‘西为中用’，万万不可过分依赖！”此番话令我自省，在当前以西医为主流的医疗环境中，尤其病房，更是要掌握西医技术的同时，强化我们医生的中医思维，发挥我们中医的特色优势，保持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坚决走中医之路！

先生善治小儿哮喘，全国各地求医者甚众，先生轻易不用西药，已经用西药者，嘱家长逐渐递减西药用量，“西药能不用尽量不用，用过西药的中药疗程普遍会延长”，先生根据辨证灵活使用经验方，“止哮方”“缓哮方”“哮咳方”“鼻哮方”“强哮方”等等，用药如有神助，疗效甚佳。先生笑言：“我把宝贝都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学，好好悟！掌握我们祖国博大精深的医学精髓！”

哮喘是慢性病，其疗效的好坏与患者用药是否规律及依从性密切相关，先生的患者依从性非常好，先生说：“一个医生，最大的成功是患者的信任，没有信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没用！信任靠什么获得，靠‘德’、靠‘术’！”先生医术精湛，为广大患者认可，其为人做事，亦是人人跷大拇指！先生八十八岁高龄，每天清晨六点二十到岗，六点半开始出诊，十点钟左右结束，每次要看一百余病儿，且看病时始终保持站姿。先生觉得站立有利于血液运行，头脑保持清醒，另外先生虽是北方人，个子却不高，站着可以更好地诊察患者，其看病三四个小时中间从不间断休息，写处方时亦不用花镜，可谓耳聪目明。

这天，先生如往常一般出诊，只是嘱咐学生七点半提醒他，时间到了，先生意外告假：“抱歉啊，请个假。”一旁的病儿家属打趣道：“王老是不是要去洗手间啦？”先生笑了笑，来到隔壁，打开窗户，向外面鞠了三个躬，大呼：“一路走好！”回头向诧异的众人解释，胞妹前日突然去世，今晨安葬，如果紧急停诊，这一百多患儿如何处置？只能遥送胞妹走好！随后继续诊病，望着神色平静的先生，作为弟子的我不禁潸然泪下，周围的家长也红了眼圈。未能送亲人最后一程，先生心里必十分遗憾，只是逝者已矣，先生更心系病厄，不愿患儿千里求药却白来一趟，如此可谓苍生大医。这样的医德，又何患家长不信任？！

十日谈 师徒之间

师傅给徒弟最深的影响是：做事要专心，做人要自强。